



中国悬疑第一品牌

最好看的悬疑小说

史上最强诡故事

莲蓬鬼话

LANPENG
GUIHUA


天涯社区·莲蓬鬼话论坛唯一官方纸媒 莲蓬◎主编
www.tianya.cn

◆ 国内顶级悬疑作家的诡异会所 ◆



全国限量66666册

国内顶级悬疑名家亲笔签名珍藏版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莲蓬鬼话

LIANPENGQUHUA

中国悬疑第一品牌

莲蓬◎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莲蓬鬼话 / 莲蓬 主编.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29-03310-1

I. ①莲… II. ①莲…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2176 号

莲蓬鬼话

LIAN PENG GUI HUA

莲蓬 主编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特约策划: 韦 一 田 力

责任编辑: 刘学琴

特约编辑: 刘 洋 唐 婉

责任印制: 杨 宁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张雪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200千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幽冥怪谭	
山妖姻合	04
种人得人小陌	20
团购死亡苏卷耳	31
羊皮日记	
日食秦园	42
吉庆王雨辰	55
被自己出卖三叶虫	68
骇人之心不可无	
别对我撒谎秒杀	81
万能钥匙张震	93
鬼市沈阳唐伯虎	104
夜半诡话	
阴阳门快刀	120
一支录音笔石鼎	132
冥婚沈醉天	141
速效救心丸	
陈伯薛漠北	157
微博·杀手修言无声	168
惊险连篇	
暗夜尽头深水之下之后如何	181
超短群	19-207
莲藕开会	40
八卦炉	131
公告板	155-208
棒得情报站	165
名家逼供	178

诡气逼人

——莲蓬鬼话十年记



莲蓬

天涯社区“莲蓬鬼话”版块首席版主，中国悬疑界最有知名度的老式人物，也是莲蓬鬼话版块的标志

莲蓬鬼话开版十年了。

十年前，我向天涯社区申请开办这个版面时，只想在纯文学之外，能有一个让文字娱乐、游戏和刺激起来的地方。我一直认为文学最终的本质是快乐和自由，它不需要那么多的束缚，文字展示就是一种感官世界。但我们经常用一种大而无当的责任来淡化文字的愉悦本能，结果我们失去了快乐，思想也已僵化。所以，鬼话的开版宗旨是：我们需要惊悚，因为身心健康者才能承受惊悚。

因为这个宗旨，鬼话发表了大量比较好玩，也比较吓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统一被称为“鬼”故事。但这里的“鬼”，完全是与封建迷信不相干的概念，它只是代表了一种态度，一种娱乐文学与自我放松的态度。虽然好多作品大量涉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易学内容，但它本身只是为了以鬼喻人。最早风靡全球华人互联网的重磅作品《冤鬼路》的作者就亲口对我说过，她写的作品实际上是一个爱情故事，甚至是她身边曾发生的故事。她只不过是借用了“鬼”这个幻境。

2003年后，网络文学大潮开始与传统文学交融，不管是谁主动靠拢的，总之，那些自由、炽热和无所顾忌的文字被大量出版。鬼话就是在这段时间遭遇了盗版狂潮，随后出版走上正轨，大量优秀的作品被出版，鬼话的出版量甚至超过了天涯其他各版出版量总和。但此时“鬼”字的概念外延已经被无限扩大。不只是恐怖文学，悬疑推理、奇幻探险、传奇穿越等各大类的作品都集中在鬼话上，鬼话成了中国类型文学的大本营。如果到书店的类型文学专柜看看，那么你会发现，一大半以上的作品作者都源自莲蓬鬼话。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天下霸唱、周德东、李西闽、tinadannis、鬼古女、燕垒生、步非烟、鬼马星、庄秦、一枚糖果、七根胡……无须一一列出，因为太多。是的，他们或者在鬼话成名，或者一直在鬼话活跃。

我的电脑中至今还有一张小女孩的照片，她曾是鬼话最小的作者，那时刚刚上高一。但她写的故事充满灵气，对人性的阐述入骨三分。很多年过去，小女孩已为人妇，且不再写作。但在我编选的作品中，却每每出现她的身影。不是我怀旧，而是因为鬼话曾经也是一个孩子，也在和她一样长大成人。到了今天，莲蓬鬼话有了自己的纸媒，就是这本不定期出版的MOOK书。

“诡”气继续逼人，这是一种奇异、智慧和愉悦的文字之气，欢迎你来享受！

目录 CONTENTS

幽冥怪谭	
山妖姻合	04
种人得人小陌	20
团购死亡苏卷耳	31
羊皮日记	
日食秦园	42
吉庆王雨辰	55
被自己出卖三叶虫	68
骇人之心不可无	
别对我撒谎秒杀	81
万能钥匙张震	93
鬼市沈阳唐伯虎	104
夜半诡话	
阴阳门快刀	120
一支录音笔石鼎	132
冥婚沈醉天	141
速效救心丸	
陈伯薛漠北	157
微博·杀手修言无声	168
惊险连篇	
暗夜尽头深水之下之后如何	181
超短群	19-207
莲藕开会	40
八卦炉	131
公告板	155-208
棒得情报站	165
名家逼供	178



山妖

【文】姻合

【图】花葬 老渔翁

CHAPTER 1

我是一名体育教师，和新婚妻子王蕾度蜜月，随旅游团来到这座山里。夜里正是秋虫鸣泣的时候，我和妻子悄悄离开旅游团的大帐篷，爬到深山里最高的峰头，静静并肩坐着，仰望北极星在深邃的夜空中闪烁。

一阵山风吹过，身边的妻子打了个冷战，我脱下自己的外衣想披在她身上，发现了什么的她却一把推开我的手，兴奋地指着空中被风卷高的一只萤火虫：“你快看，秋天的萤火虫！你总说秋天没有萤火虫的，我现在看到了，你看啊，越飞越高呢！”

我怜惜地看着比自己年轻好几岁、还是小孩子习性的妻子，坚持将衣服披在她身上，刮刮她的鼻子说：“秋天确实应该没有萤火虫活动，不过这只萤火虫肯定是生得迟，找不到爱人就觉得孤单，看见天上的北极星，以为那是它的同伴，因为爱的力量它会一直往天上飞，一直飞到北极星那里，我们就能看到它们成为天上最亮的两颗星星。”

妻子痴痴看着萤火虫：“那北极星为什么下不来迎接萤火虫呢？你看风那么大，它那么孤单、那么脆弱的翅膀，怎么能飞到星星那么高的地方？”

看看远方的北极星，我说：“因为北极星有着它不能移动的苦衷，但是萤火虫那么亮，就是因为星光照在它的身上，不能移动的北极星总会用自己的星光默默守护着萤火虫。”

妻子点点头，忽然卷起手掌放在嘴边对着

萤火虫大喊：“萤火虫，你要加油飞啊，飞到天上和北极星做最亮的一对星星！”萤火虫似乎听懂了妻子的叫声，在山风中奋力又飞高几米，突然被一股疾风迅速卷向山下。

妻子一声惊呼，连忙奔到崖边想看个究竟，身后的我觉得不对劲，连忙伸手捂住她的嘴，凝视着崖下。

山崖下帐篷的轮廓在篝火照耀下隐约可见，然而就在我和妻子看去的瞬间，原本熊熊燃烧的篝火突然移动起来，火光笼罩中的帐篷立刻没了踪影。随后移动的篝火迅速熄灭，从山峰朝下看去，稀疏的秋枝恰恰挡住了星光，原来的营地变得一片黑暗。

妻子推开我的手，不安地轻声问：“怎么了？”

“有点不对劲，那堆篝火消失得很奇怪！”我低声回答。

妻子想了想：“会不会是导游老赵起床早，顺便灭了篝火？”

我摇摇头：“绝对不会！山里夜间会有野兽，这堆篝火是老赵为驱兽亲手点燃的，像他这种经验丰富的老导游，不会在北极星消失、黎明还没到之前就熄灭篝火，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妻子想了想，从包里掏出手机：“我给老赵打个电话问清楚。”

然而在山顶处手机信号一闪即逝，根本无法呼出，妻子气得把手机拼命甩来甩去。我强笑一下，接过手机放进口袋：“信号不是甩出来的，我们还是下山吧，到营地就知道了，反正不会是老赵故事里讲的有吃人山妖出现。”

CHAPTER 2

突然，呼呼的夜风从山下带来一阵隐约的哀号声，我们的路程刚走到一半，妻子忽然一惊，使劲拉住我的胳膊：“你听，刚才是不是有人在叫？”

我握住妻子那冰凉的手，摇摇头说：“没有，我没听到，也许是夜魃的叫声吧？”

妻子不甘心地继续说：“可我明明听到了啊！好像就是导游老赵的声音，好像、好像是从上面发出来的，是从天上传来的。”

我停下脚步，抬头看了看头顶，只有鬼爪一样的枯枝在山风中乱舞，缝隙间隐约透着月光。妻子吓得不敢说话，我摇摇头：“真的没声音，你听错了。”

远处传来“啪嗒”一声响，有根枯枝掉在地上，我用手掩住妻子想要惊叫的嘴，另一只手夺过她手中的电筒，近乎粗暴地低声说：“都说了没有声音，不要再大惊小怪！到了山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妻子委屈得快要流下泪来，但看着我那张严肃的、在树枝间光斑映照下显得有些狰狞陌生的脸，默默地点点头。我放开手，向发出声响的林间看了一眼，拉着妻子快步向山下跑去。

营地里死一般寂静，什么声音也没有，月亮也慢慢潜入云中。我拉开导游老赵的帐篷门，里面没有老赵，这时妻子叫了起来，原来所有帐篷的门都开着，原本在帐篷里酣睡的七八名游客全都没了踪影。

帐篷里摆放的东西丝毫没乱，我鼻中间到一股淡淡的烟味，是从熄灭的篝火处发出来的。走过去摸了一下，篝火湿漉漉的，明显是有人用水将其浇灭的。妻子担心地问：“是不是大家遇上了土匪？”

我苦笑着回答：“又不是拍电影，都什么年代了，哪来的土匪？你看大家的背包不是都还放在帐篷里吗？奇怪的是好像这些人在熟睡时忽然就消失了，帐篷里的东西都没乱。”

妻子想了想：“会不会大家都和我们一样，跑到别的山头去看星星了？”

我胸中一窒，摇摇头，用电筒照了照四下的地面：“到底怎么回事？降霜后的地面连脚印都没有，难道他们没走出帐篷人就蒸发了？”

我的自言自语把妻子吓了一跳。她紧张地退到浓荫笼罩着营地的老树下，倚着粗壮的树干。月亮从云间钻出来，我转头看了妻子一眼，忽然大叫道：“别靠在那边，快过来，快过来！”

妻子莫名其妙地看了看身后，只有古树的皮纹，转头问我：“怎么了，哪里不对劲吗？”

我冲过去想捂住妻子的眼睛，但已经迟了，妻子抬头，正好看见古树枝杈上挂着一具头朝下的尸体，尸体的脸上充满惊吓和恐惧，眼珠翻白直视着妻子。

整棵高耸的古树上乱七八糟地挂满游客们支离破碎的尸体，因为是深秋，树叶都已经脱落干净，尸体在秃秃的树枝上愈发醒目。这些尸体离地面足有十几米高，在月光照射下，在地面上投出奇形怪状的阴影。

CHAPTER 3

妻子吓得大叫起来，几乎都要昏倒了，我不敢多想，立刻扶着妻子跌跌撞撞地在黎明来临前的深山里逃跑。虽然连我也不知道在逃避什么，但离奇挂到高树上的那一具具尸体却不停地在我眼前晃动，那时我仅有一个念头：逃出山谷，逃出去才能安全。

电筒的光线越发暗淡，为了省电只好关闭，失去导游的指引，黑暗中我感到好像越逃反而越陷入大山深处。

莽莽丛林中，手机这种现代化通讯工具丝毫派不上用场，原本还会偶尔跳出一点点的信号彻底消失了。更要命的是妻子扭伤了脚，跑的速度越来越慢，看着妻子咬牙忍痛走路的表情，我恨不能代替她受苦，她似乎也看出我的心思，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带着歉意对妻子笑笑，觉得妻子受苦完全是因为我找不到路而引起的。妻子愣愣地看着我，眼眶慢慢溢出泪水，哽咽着对我说：“林，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下山的时候其实你也听到从天上传来老赵的叫声了，是不是？你不敢告诉我是不是？”

我张了张嘴没说话，最后再次摇摇头。妻子气愤地甩开我的手：“你骗我，我不敢看树上的死人，那你告诉我，那里面有没有老赵？你说啊，你一定知道什么！”

妻子失去支撑的身体摇摇欲坠，我连忙扶住她：“相信我，我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这山里肯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也许我

们知道真相后就没勇气逃走了！”

妻子看着我的眼睛，眼泪流了出来。我握住妻子的手，她的手那么冰凉，我对她说：“对我来说比追寻真相更重要的，就是在北极星消失前带你逃出这座山。”

妻子声音颤抖地道：“那……那我们会不会永远走不出这座山，就这样死在这里？”

我强笑一下：“当然不会，肯定不会，我们一定会逃出去的！就是我留下来，也要让老婆逃出去！来，再坚持一会儿，也许我们已经走到山边了。”

妻子没说话，又走了几步，忽然说：“要不你把我放在这里，自己走吧！”

我立刻沉下脸：“别胡说，坚强点！”

妻子固执地说：“我是说真的，要是没有我的腿拖累，也许这时候你已经走到山外了。”

我轻轻将妻子扶到一块大石头上坐下：“别乱想了，你先歇歇，我去找点水来。”

妻子点点头，看我走出几步，忽然又慌张地叫起来：“你别走，林，你别走，我害怕！”

我苦笑着回头说：“就这样还装什么坚强，我只是去给水壶装点水。”

妻子害怕得哭起来：“不要去，不要去，你没觉得有东西一直跟着我们么？”

我打了个寒战，走回去握住妻子的手，她的手冰冷而潮湿。她抽泣着对我说：“林，你看看后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跟着我们？”

我不敢朝黑漆漆的来路看，强笑着对妻子说：“看过了，不过是只兔子，它被我盯得吓跑了。”

像是验证我的话，后面忽然传来枯枝的折

断声，有什么东西窸窸窣窣地蹿进树丛里去了。妻子害怕地问：“你确定是兔子么？”

我“嗯”了声，弯下腰说：“上来吧，我背你走。”

妻子也没客气，抱住我的脖子。走了几步，妻子低声在我耳边说：“林，兔子好像又跟着我们了，我的感觉很准的，它为什么一直盯着我们？你冷吗？”

我又打了个寒战，含糊地嘀咕了句，加快了脚步。

CHAPTER 4

被东西跟随的感觉并不是妻子独有的，事实上从离开营地逃亡开始，我就已经发现身后有些不对劲。有好几次我猛然转身，却什么也看不到，但那种被跟随的感觉从开始的隐约变得越来越强烈，在这夜间的荒山老林中，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背上的妻子似乎睡着了，感觉越来越沉，我觉得自己的眼皮也在打架，慢慢闭上眼睛任凭脚步游荡，耳朵却在瞬间变得异常灵敏，真真切切地听到身后传来树枝撕裂声。

连续的撕裂声表明是被人踩踏的，“咄”的又一声响惊醒了我。我慢慢掏出电筒，拉紧脖子前妻子的手，猛然打开电筒转身大喝：“是谁？”

妻子被我惊醒了，也回头朝身后看去。后面一条光柱笔直，笼罩在光柱外的只有无尽的黑暗。我轻轻放下妻子，仔细检查来时

的路径，但只看到自己的足迹。秋天的落叶纷纷洒洒堆积在山路上，就是兔子跑在上面也逃不掉痕迹，那么刚才身后发出声音的是什么东西？

我正要说什么，忽然妻子惊喜地叫道：“你看，光，前面有亮光！”

我把要说的话全忘了，前面确实有亮光，隐约映出一间屋子的轮廓。我精神大振，连忙扶好妻子朝亮光奔去，亮光是从屋子的窗户透出的，窗户上蒙着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兽皮，看不出是什么动物的。我知道自己幸运地遇上了深山里的猎户，激动得直敲木门：“老乡，老乡，我们是游客，迷路出不了山，请你开开门啊！”

木屋里的亮光忽然灭了，随后就是持久的寂静。身边的妻子打了几个喷嚏，我有些急了，把木门拍得更响：“老乡你开开门啊，我们可以给你钱！”

屋里的光突然又亮了，门后传来拨门问的声音。我后退两步，这时门“吱扭”打开，露出一张昏昏然的老男人的脸，呛鼻的酒味迎面而来，伴随着气喘和咳嗽声。

我连忙上前几步：“老人家，我们……”

还没等我说完，这老翁做了个奇怪的姿势，像赶鸡鸭一样对我们挥挥手：“嘘、嘘！”

这种不友好的姿势谁都懂，我耐住性子，说：“您看，我们没别的意思——”

话还没说完，老翁“嘭”地将门重重关上，差点砸到我的鼻子。我吃了一惊，妻子轻轻拉着我的袖子说：“算了，我们还是别进去了。”

我没回答，强压怒火继续轻轻敲门：“老人

家，求您帮帮忙，我们——”话没说完，忽然从屋里传来一声奇怪而尖利的号叫，随后好像又被什么东西硬生生给掐断了。我吓了一跳，没想到那老翁会发这么大火。

妻子拉住我的左手：“我们还是走吧，我觉得这个屋子好像不大对劲儿。”

我轻轻掰开妻子的手指，又开始敲门，妻子再次握住我的手，手劲越来越大，指甲掐得我生痛，我想摆脱妻子，却发现妻子的手如同铁铸一般。侧头看去，见妻子正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想透过窗户上蒙着的兽皮向屋里张望，身边抓住我的却是一只长满细细白毛、指甲乌黑尖利的手。

CHAPTER 5

我惊叫起来，却怎么也甩不脱那只怪手，转身时看到一个矮矮的老妇蹲在我背后，头上只有几根稀疏的白发，露出白生生的头皮，披着一件像袍子般的衣服，把鞋也给遮住了，正用猩红的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妻子闻声看过来，连忙为我的失态向老妇道歉。

这老妇还是不放手，只盯着我的脸看。我被盯得有些发毛，往后退了几步，老妇拖着衣服也跟着向前走几步。这时我才发现老妇并没有蹲着，而是本身矮得出奇，身高仅到我的大腿根，脸上尖嘴猴腮，五官藏在皱纹里几乎看不见，整个身体也缩在宽大的衣服里，除了脸以外，只能看见那只枯瘦的手。

在深山里，盐通常是稀罕东西，山民们能

用的只是纯度很低的岩盐，我想起电影里的白毛女，对老婆婆手上的白毛倒不是很奇怪，为自己的虚惊也道了歉。但老妇似乎并不在意我的道歉，只是转着眼珠对着我和妻子看来看去，不知怎么，我感到老妇的眼睛里有点什么说不出来的东西，身体轻轻颤抖了一下。

妻子没注意到我神情异常，一瘸一拐地走过来问老妇：“老婆婆，这是不是您的家？里面的老爷爷好像对我们有误会，我们只是想住一宿，能不能请您……”

老太婆忽然龇起仅剩的几颗烂牙，对妻子笑了笑，妻子被吓得差点摔倒，我慌忙过去扶，但却拉不动拽着我手的老太婆，倒是那老太婆拉着我一直来到窗边，在窗口含糊地喊了声：“开门！”

屋里突然响起刚才听到的那种急促而尖利的号叫声。片刻后，门“吱呀”打开，老翁佝偻着站在门后，见到门外的老妇和我们夫妻二人，脸上露出古怪的表情，一言不发地退进屋里。我和妻子面面相觑，一时又不敢走进这间奇怪的屋子，但那老妇手劲大得出奇，就这样半拖半拽地把我拖进屋里，妻子想了想，也随后跟了进来。

屋里被分成四个房间，中间正是我现在站的地方，地上摆着一张高大的饭桌和几张破凳子，桌上没有筷子，放着一瓶没塞瓶塞的老酒，粗碗里盛着不知是什么动物的熟肉，这应该就是饭厅了；左右木墙上各有一个柴门，右边的门从外面闪着，饭桌那头还有一扇敞开的小门，好像是通往厨房的。

老妇松开我的手跳上凳子，双手抓起熟肉

大口大口咀嚼，还示意我俩也一块吃。那老翁沉着脸站在旁边看着，老妇虽然牙齿不多，吃肉的速度倒是极快，我也觉得走了这么久腹中有些饥饿，正想坐下吃点，妻子却把我拉住。

老妇停止吞食，目不转睛地看着妻子，我以为妻子是对老妇的吃相反感，正要替她道歉，妻子却抱着腿慢慢蹲下去低声呼痛。我顾不上再说什么，连忙对站着的老翁说：“老人家，您看能不能借给我们一个房间，我们休息一夜，明天天亮就离开。”

老翁没说话，那老妇却指了指左边的房间，我慌忙扶着妻子往那房门走，没走几步，突然右边的房门似乎被什么东西重重撞上，传出一声巨响，然后又有号叫声传出，把我俩吓得直后退。

CHAPTER 6

老翁和老妇都不说话，我也不敢多问，连忙把妻子扶进左边那间房。屋里有一张木床，我把妻子轻轻放在木床上，想撩起她的裤子查看伤势。

妻子却推开我的手，低声说：“我没事，我不是疼，就是不想让你吃那碗里的肉。林，我们走吧，别待在这屋子里，我有种感觉，这里很邪门！”

我低声说：“山里人肯定会有些怪习惯，但总比在深夜的山里转悠保险啊！”

妻子快哭了：“何止是古怪那么简单？你

没听到从右面那屋子里传出的声音吗？你说那屋子里的会是什么？”

我想了想：“也许是他们养了只猎犬，怕伤着我们，所以就锁在屋子里。”

妻子急了：“那是狗叫的声音吗？要是猴子还差不多，但是……”

我打断她的话：“那就是猴子吧，老人怕寂寞养只猴子也没什么，你别胡思乱想了，反正在天亮之前，说什么也不能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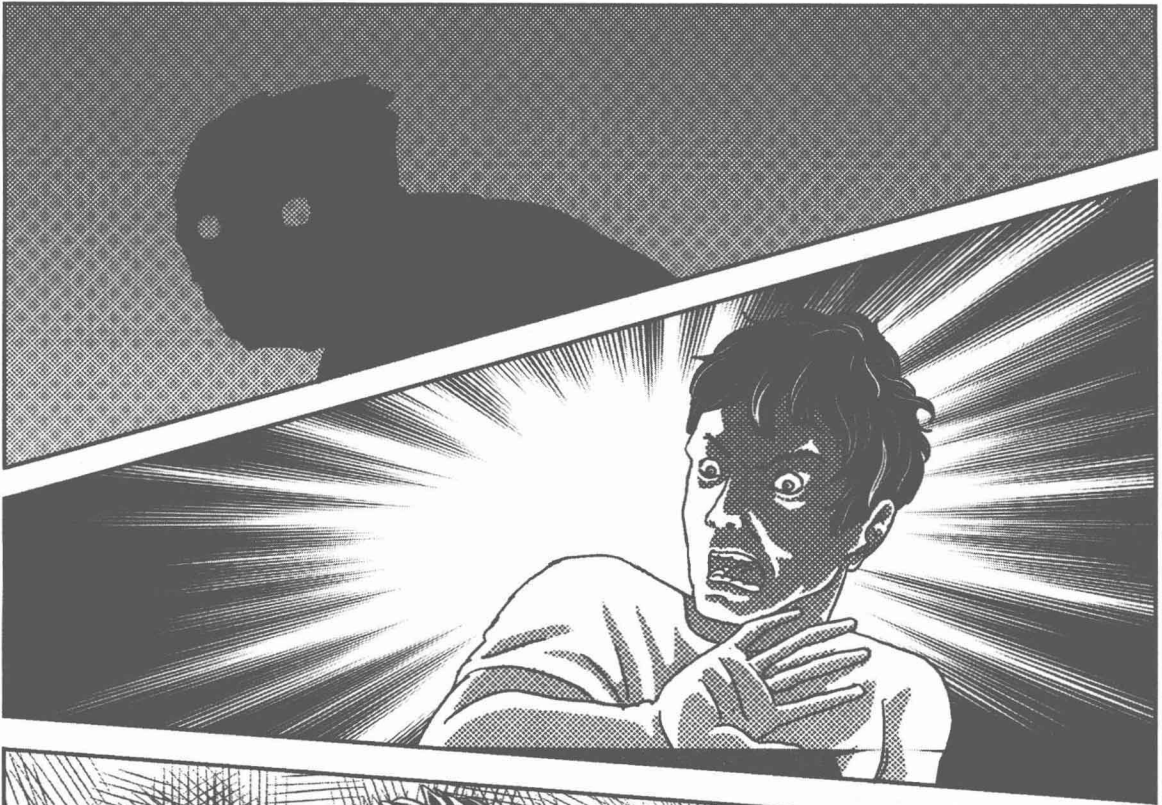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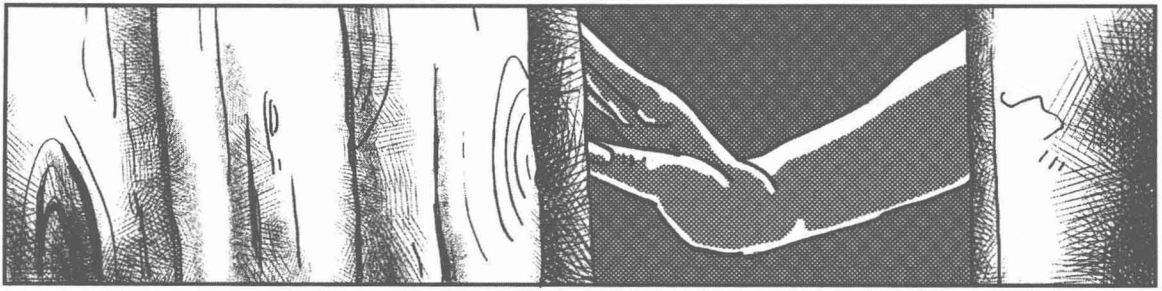
妻子不再说话，向床里坐了坐，抱着腿呆呆出神，不一会儿就坐着沉沉睡去。我坐在窗边看着妻子的睡容，竖起耳朵听着门外的动静。

其实我何尝不觉得这屋子古怪？但毕竟这道门能在我们和外界之间建立起一道屏障，比起在荒山里面对四面八方都有可能袭来的危险，有保障多了。

外屋的老翁夫妻似乎也休息了，山里的夜晚静得可怕。右边那屋子中清晰地传来动物的哼哼声，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声音里除了充满痛苦之外，似乎还有一些有点熟悉的感情。这对老人到底养了些什么？这时，妻子在梦中忽然嘀咕着说：“不要！林，你不要丢下我！”

我连忙握住她的手，惊觉她的手烫得可怕，再摸额头，很明显她发了高烧。我暗暗叫苦，慌忙翻找从营地带出的背包，希望能找出些消炎药，但翻个底朝天也没找到能用的东西，我正想出屋去找老夫妻帮忙，突然从屋外传来一阵清晰的手机铃声。

那是《西游记》中猪八戒背媳妇的一段经



典音乐，虽然用这段铃声的人很多，但在旅游营地，只有导游老赵的手机用这个铃声。我一直没敢告诉妻子，营地出事时我仔细看过树上的尸体，里面并没有老赵，而更早前我们奔下山时，我比妻子还清晰地听到从上空传来老赵的哀号，那充满绝望恐惧的哀号。

但我不敢告诉妻子，我怕她受到更多的惊吓。这时手机铃声戛然而止，外面又是一片寂静。我低头发现妻子的手正好压住刚才翻包时掉在床上的手机，连忙抓起一看，信号格正在不停闪烁，时有时无。

我立刻想起最后一次用手机拨出的电话，正是妻子在山上用我的手机给老赵打的，肯定是刚才有信号时正巧妻子按住通话键。眼看着信号又有了点，我立刻按下呼出键，拿起电筒推开门冲到外屋，正好听见右边屋子里传出手机铃声。

这时信号又没了，我站在右边屋子门前，犹豫了一下，拉开外面插着的门闩，慢慢推开木门。

CHAPTER 7

门刚推开，电筒光柱先照在挂在墙上的一杆猎枪上，屋子里有股说不出的难闻的腥臊味，还没等我移开光柱，突然屋角有东西号叫了几声，吓得我手一抖，电筒掉在地上摔灭了。

角落里的东西再次发出更凶猛的号叫，我不敢弯腰去捡电筒，向屋角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两个红色亮点在黑暗中窥视着我，突然

红点迅速逼近，一个黑影扑到我身上，腥臭气味变得更浓。

我立刻醒悟过来，那两个红点原来是动物的眼睛。按在我身上的这个动物劲大得出奇，在我耳边呼呼喘着热气。结实的秋衣被撕纸一般从上到下撕裂，有个热乎乎的舌头在我脸上乱舔，我想也许下一个动作就是掏出我的心脏了。突然，从动物蹿出的位置传出一声低低的呻吟，按在我身上的那只动物似乎愣了一下，红眼睛犹豫不决，好像拿不定主意愿哪一头，动作也停了。

我抓紧时机使出全身力气，一把推开身上的动物再用双脚踹出去，跌跌撞撞、半爬半滚地扑向记忆墙上挂猎枪的地方。取下猎枪时，眼看那红眼睛又腾空向我扑来，我毫不犹豫地开了枪。

砰！枪声回荡在狭小的屋子里震耳欲聋，红点立刻灭了，黑暗中似乎有东西在地上滚了几滚就此无声无息。黑夜里静得可怕，我喘息未定，听到角落里又有人再次呻吟，连忙摸到地上的电筒甩了几下。

电筒被摔得接触不良、时亮时灭，地上趴着一个黑糊糊的东西，应该就是被我打死的那个动物，同时屋角还蜷缩着一个人，正是呻吟声的来源。我顾不上细看到底打死了什么动物，拿着猎枪跑到那人旁边，这时，听到那人影低低地问了声：“是谁？”

我大吃一惊，正是导游老赵的声音！只见老赵身上的衣服都被撕破了，浑身血痕，我连忙扶起老赵，低声问：“老赵、老赵，出了什么事？我是罗林啊！你看着我，是我啊！”

电筒光又灭了，再也晃不亮，老赵咳嗽两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啊！”

我焦急地说：“没办法，电筒摔坏了。”

老赵的声音充满苦涩：“电筒不坏我也看不到，我，我的眼睛被抓瞎了。”

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本来以为找到老赵就有出山的希望，偏偏却在这个节骨眼上老赵瞎了。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追问：“老赵，你知道眼睛是被什么东西抓瞎的吗？刚才那是什么动物，营地里又发生了什么？”

黑暗中老赵似乎在拼命摇头：“不知道，别问我，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你快带我离开，离开这个鬼地方。”

老赵抓住我的手，好像使劲想站起来，我连忙把他扶起，偏偏心里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正想再试探问出点什么，忽然门口亮起了微弱的亮光，我回头一看，见那老翁拿着油灯，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看着地上黑糊糊的动物尸体出神。

CHAPTER 8

我先感到一阵歉意，毕竟老翁养的动物被我给打死了，但随即又打了个寒战，胸中怒火腾起：失踪的老赵被关在这屋子里，证明老翁肯定与旅游团离奇屠杀案有关系。

但我现在还不敢翻脸，首先放在地上的猎枪离老翁比离自己近多了；其次我妻子还在隔壁房间。眼看老翁慢慢走进屋子，颤巍巍地站在猎枪和地上的动物尸体旁，我压住心中怒火，悄悄扶着老赵往门外移动。

老翁站在那里，眼珠跟着我的步伐转动，我扶着老赵走出门口，这才松了一口气，将老赵搀坐在外屋的凳子上，随后冲进左边屋子。进屋看见妻子正斜卧在床上，我舒了口气，刚把妻子扶起来，没想到手一松妻子又软软倒下去。

我大惊，赶紧摸了摸妻子的呼吸，热得烫人，想起自己出门前妻子还在发高烧，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关老赵那间屋里传来枪栓拉动声，我毛骨悚然，一咬牙，扛起昏睡中的妻子就往门外跑，不料忽然有只手从床下伸出来拉住我的脚踝。

我吓得差点把肩头的妻子扔出去，低头定神一看，那个矮小的老妇从床下探出头，长满白毛的手正扣在我的脚踝上，咧着没剩几颗烂牙的嘴对着我阴森森地笑。我连连后退，踉了几下脚也没能甩脱老妇的手，倒是把老妇的身体整个从床下拽了出来，似乎她的身体轻飘飘没什么重量。

通过没关严的门，我看见老翁已经举着猎枪跌跌撞撞从右屋冲出来，看到坐在外面等我的导游老赵，二话不说端枪就瞄准。我顾不上那么多，背着妻子，拖着腿上的老妇急冲而出，猛地撞在老翁侧面，老翁没提防，一下被我撞得四脚朝天。

老翁被撞得迷迷糊糊，但依然紧抓住猎枪不放，我惦记着肩头的妻子不敢去抢猎枪，拽起老赵就往屋外奔，没跑多久，听得后面“砰”地枪响，估计是老翁开枪了。

搂着我腿的老妇闷哼一声，我感觉腿上狠狠颤抖了几下，却没感到疼痛，看来子弹是打